

# 《刺巴杰》（一名：《酸枣岭》；一名：《巴骆和》）

## 主要角色

骆宏勋：武生  
 余干：武生  
 巴杰：武净  
 董元：外  
 马金定：武旦  
 胡理：武丑  
 胡琏：末

## 情节

《绿牡丹》第四十一回中，骆宏勋与余干主仆二人，从鲍自安处辞别北行，竟奔山东投花镇芳家，拟与母、妻相会。行至酸枣岭，路经巴家寨，因欲省行二十里路程，故径穿山寨而行，孰意被巴九之子马杰侦知。巴杰因欲夺取花碧莲为妻，故暗中恨骆宏勋刺骨已久。今见骆宏勋自投罗网，遂率领众少年，出将骆宏勋、余干围住，用棍猛击。骆宏勋既不知其为何人，又不知其因何事与己结下如此仇怨，竟欲取己性命。始则再三躲让，继见其来势凶猛，不得已乃举手回刺，不意一剑即将巴杰刺死，众见主人巴公子被骆宏勋所害，喧嚷嚷急往庄内报信。骆宏勋至此闻众呼噪，方知刺死者为巴九之子，心知惹下大祸，主仆二人遂乘间脱逃。途中得遇同窗胡琏及其弟胡理二人，随至其所开宿店中细谈，二胡与巴杰亦系结拜，且知巴九夫妇非易惹之人，定必追至。当晚商量定妥即送骆宏勋、余干二人出长叶岭，并细细指点路途方向，令其急奔花家老寨而去。

## 注释

此脚本中情节至此为止，以后骆宏勋、余干二人在路中尚须经过几许险事，方始得到花寨，然后由鲍自安出计，与两家调停解围，令骆宏勋一姓三桃，即是巴骆和。本剧虽亦名为《巴骆和》，实则尚无此事也，而脚本中情节，与书中亦稍有增损出入。

## 根据《戏考》第十三册整理

### 【第一场】

（骆宏勋上。）

骆宏勋	（引子）	久离家园，思老母，珠泪涟涟。
	（念）	离别家乡已有年，母居地北子天南。功名富贵由天定，思想高堂泪不干。
	（白）	我，骆宏勋。只因求取功名，来在都门，已有几载，怎奈机缘不遇，终日奔忙。老母现在山东，是我意欲回家探望。

（余干暗上。）

骆宏勋	（白）	来。
余干	（白）	在。
骆宏勋	（白）	与爷带马。
余干	（白）	是。
骆宏勋	（西皮摇板）	叫人来与爷忙带马， 披星戴月转回家。

（骆宏勋下，余干下。）

### 【第二场】

（四下手、巴杰同上。）

巴杰	（引子）	膂力高强，爱拳棒，练习刀枪。
	（念）	父母身居在绿林，生来力大有千斤。全家霸占酸枣岭，谁不闻名胆战惊。
	（白）	俺，巴杰。祖居酸枣岭下，自幼好习拳棒，今日闲暇无事。

庄丁们！庄外操练一番。

(四下手同转场。)

巴杰 (白) 大家操练一番。

(四下手同操练。)

巴杰 (笑) 哈哈，哈哈，呵哈哈，哈哈，哈哈！

(四下手、巴杰同下。)

### 【第三场】

(董元上。)

董元 (白) 在下董元。奉了花寨主之命，沿途开店迎接骆公子。就此走走。

(骆宏勋、余千同上。)

骆宏勋 (念) 催马加鞭往前闯，见一老丈在路旁。

董元 (白) 那厢来的敢是骆公子么？

骆宏勋 (白) 我与你素不相识，你怎生知我名姓？

董元 (白) 公子有所不知，小人名叫董元，奉了我家寨主花镇芳之命，沿途开了店房等候骆公子，不料竟自遇着了。

骆宏勋 (白) 花家寨离此还有多少远的路程？

董元 (白) 还有一百余里。

骆宏勋 (白) 如此你与我带路。

(西皮摇板) 老丈与我把路带，  
直奔花家寨上来。

(骆宏勋下，余千下。巴杰、四下手同上，董元闯过，下。)

巴杰 (白) 方才是什么人由此闯过？

四下手 (同白) 是花家寨的董元。

巴杰 (白) 叫他转来。

(董元上。)

董元 (白) 参见巴公子。

巴杰 (白) 我且问你，你匆匆忙忙闯过我的操场，不知为了何事？

董元 (白) 是我奉了寨主之命，迎接扬州骆公子，故而从此经过。

巴杰 (白) 起过了。

想那骆公子，乃是我的仇人到了。我岂肯放他过去。

众庄丁！赶上前去。

(众人同下。)

### 【第四场】

(骆宏勋上。巴杰、四下手同上。)

巴杰 (白) 骆宏勋你往哪里走？

骆宏勋 (白) 我道是谁，原来是巴家公子。

巴杰 (白) 骆宏勋，想那花碧莲乃是花镇芳许配与我，你为何夺取我的妻室？

骆宏勋 (白) 想这亲事乃是两家情愿，你何言“夺取”二字？

巴杰 (白) 你休得多言，吃我一棍！

(骆宏勋、巴杰同起打，骆宏勋败下，众人同追下。骆宏勋上。)

骆宏勋 (白) 巴杰这厮，好不知进退，他若来时，赏他一剑。

余千 (白) 公子使不得。

(巴杰上，骆宏勋刺死巴杰，骆宏勋下。四下手抬巴杰同下。)

### 【第五场】

(马金定上，四下手抬巴杰同上。)

马金定 (白) 这是怎么啦？

四下手 (同白) 适才大爷在郊外演习拳棒，偶遇骆宏勋，言语不合，被骆宏勋一剑刺死了。

马金定 (白) 将你大爷先抬在后面，等我去找他去。  
(马金定、四下手同下。)

## 【第六场】

(二农夫同上，同耕地。骆宏勋、余千同上。)

骆宏勋 (白) 巴杰被我刺死，看那面定是他母亲赶来了，这便怎么处？  
那边有两个农人，不免借他二人衣帽穿戴，混他一时再作道理。  
二位请了。二位衣帽借我等一用，以救我二人性命。我等感恩非浅。

二农夫 (同白) 拿去穿戴。我二人躲在一旁。

骆宏勋 (白) 多谢了。

(二农夫同下。马金定上。)

马金定 (白) 请问二位，可见两个汉子过去么？

农夫甲 (白) 往东南去了。

(马金定下。)

骆宏勋 (白) 二位请上，受我一拜。

(众人同下。)

## 【第七场】

(胡理上。)

胡理 (念) 自幼生来矮小，身长肉翅飞高。不爱金银财宝，好吃人心人脑。  
(白) 在下胡理。只因我哥哥胡璉与骆宏勋同窗学艺，曾叫我到京都保护于他，是我晚去明来足足两月，到也平安无事。这几天天气不好，这店中也没有什么客人。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将招牌挂上，倘有倒运的前来，也未可知。我说有住店的这儿来呀！

(骆宏勋、余千同上。)

骆宏勋 (白) 天色已晚，就在此店安歇了吧。

余千 (白) 店家哪里？

胡理 (白) 来啦。

余千 (白) 可有干净上房？

胡理 (白) 有的是。

余千 (白) 带路。

胡理 (白) 客人用些什么？

骆宏勋 (白) 你这里都有什么？

胡理 (白) 有牛肉包子。

骆宏勋 (白) 好，取来。

胡理 (白) 包子到。我说客人，若有金银财宝，交给我，有了差错，我管包赔。要是不交给我，倘有失落，我可不管。

骆宏勋 (白) 我等无有呀，这包子是什么肉的？

胡理 (白) 真正黄肥牛肉。

骆宏勋 (白) 只是气味有些不好。

胡理 (白) 天气炎热，也许少点味。

骆宏勋 (白) 拿了去，我不用了。

胡理 (白) 你不用，我可要算钱。

余千 (白) 怎么，不用也要算钱？

胡理 (白) 要算钱。

骆宏勋 (白) 就与他钱。

胡理 (白) 还有水饭，二位可用？

骆宏勋 (白) 不用了。

胡理 (白) 不用我也要算钱。

余千 (白) 不用，你又要算钱。

胡理 (白) 我要算钱。

骆宏勋 (白) 就叫他算钱。取明灯一盏。  
 胡理 (白) 灯到。  
 骆宏勋 (白) 你且退下。唤你再来。  
 (胡理摸, 骆宏勋看, 胡理下。)  
 骆宏勋 (白) 看这店家举动不像好人, 你我小心一二。  
 (骆宏勋关门。)  
 骆宏勋 (白) 想俺骆宏勋, 实指望回家探母, 不料行至酸枣岭, 偶遇巴杰, 是我二人言语不合, 争斗起来, 我一时失手, 竟将他一剑刺死。思想起来, 好不烦闷也!  
 (二黄摇板) 独坐在招商店自思自叹,  
 思想起老娘亲珠泪涟涟。  
 实指望回山东把母来探,  
 又谁知酸枣岭又起祸端。  
 (胡理暗上, 听。)  
 胡理 (白) 且住, 闹了半天, 敢莫是骆公子以了。不知为了何事, 待我向前叫门, 问个明白便了。  
 我说客人, 与我开门来。  
 (骆宏勋推余千, 开门, 骆宏勋、余千同打胡理, 胡理上桌。)  
 胡理 (白) 你们两个别打啦!  
 骆宏勋 (白) 你在哪里?  
 胡理 (白) 我在梁上。  
 骆宏勋 (白) 你何不下来?  
 胡理 (白) 下来就下来。  
 (胡理下桌。)  
 胡理 (白) 待我掌灯去。  
 请问尊驾敢是骆公子么?  
 骆宏勋 (白) 不敢。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胡理 (白) 在下胡理。  
 骆宏勋 (白) 我有一同窗兄长, 名叫胡琏, 是你什么人?  
 胡理 (白) 那是我大哥。  
 骆宏勋 (白) 原来是胡二哥。但不知胡大哥现在何处?  
 胡理 (白) 现在店后。  
 骆宏勋 (白) 何不请来相见。  
 胡理 (白) 待我去请。有请大哥。  
 (胡琏上。)  
 胡琏 (白) 何事?  
 胡理 (白) 扬州骆公子到了。  
 胡琏 (白) 在哪里?  
 啊贤弟。  
 骆宏勋 (白) 大哥请坐。  
 胡琏 (白) 贤弟因何至此?  
 骆宏勋 (白) 大哥有所不知, 只因我主仆二人要回山东探母, 不料行至酸枣岭, 偶遇巴杰, 是我二人言语不合, 动起手来, 不想我一时失手, 一剑将他刺死, 因此逃奔到此。  
 胡琏 (白) 贤弟将他刺死, 他的母亲只怕不能与你甘休。  
 骆宏勋 (白) 她倘若到来, 如何是好?  
 胡理 (白) 不要紧, 有我在此, 怕她干什么?  
 (马金定上。)  
 马金定 (白) 来此已是。待我叫门。  
 呔, 开门来!  
 胡理 (白) 是谁?  
 马金定 (白) 兄弟, 连你嫂子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么?  
 胡理 (白) 来啦。  
 (胡理藏骆宏勋, 胡琏、余千同下。胡理开门。)

胡理 (白) 我当是谁，原来是九嫂子。深更半夜到此作甚？  
马金定 (白) 兄弟，是你不知道，只因骆宏勋路过酸枣岭，与我儿子巴杰打起来啦，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把我儿子刺死啦。嫂子特来找他，与我儿子报仇。

胡理 (白) 原来为此。但是一件，你既要报仇，你到我店里来做什么呀？  
马金定 (白) 我想骆宏勋他必住在你的店里，所以我来找他。  
胡理 (白) 你猜怎么着，他不在这儿。  
马金定 (白) 你说他不在这儿，嫂子不信，是要搜搜。  
胡理 (白) 好，你要搜，搜出来怎么样，搜不出来，怎么样？  
马金定 (白) 搜出来，我就与他报仇讲理，搜不出来，我马上就走。  
胡理 (白) 好，如此你就搜吧。  
(马金定搜。)

马金定 (白) 我说这个柜子里头是什么？  
胡理 (白) 是兵书呗。  
马金定 (白) 你还有兵书么？  
胡理 (白) 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我就不许有兵书啦嘛？  
马金定 (白) 我要开开看看。  
胡理 (白) 我说你此番前来，你不是搜什么骆宏勋，你简直是搜我来啦。你等着。  
(胡理取刀。)

胡理 (白) 来来，咱们来试试吧。  
(胡理、马金定对打，马金定刀落地。)

胡理 (白) 你成么？  
马金定 (哭) 哎呀！我的儿呀！  
(马金定退。)

胡理 (白) 这还有你的刀。  
(马金定拾刀，下。胡理开柜，骆宏勋出。)

骆宏勋 (白) 多谢胡二哥救命之恩。  
胡理 (白) 好说啦。  
(胡琏上。)

胡琏 (白) 看那九奶奶，虽然回去，必定还要前来。  
骆宏勋 (白) 还望二位兄长搭救。  
胡琏 (白) 此地离花家寨不远，你我在店房用了酒饭，一同去往花家寨，大家寻一妙策便了。  
骆宏勋 (白) 多谢大哥。  
胡理 (白) 大家请至后面畅饮。  
骆宏勋 (白) 请。  
(众人同下。)

(完)